

我的乡愁故事

爷爷的自留地边曾种了很多树,我印象最深的是海棠树、香椿树和李子树,它们伴我度过了美好的少年时光。时光荏苒,不知不觉中爷爷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,那些树也早就不在,但它们却仍藏在我的脑海深处,时不时走出来和我叙叙旧。

海棠树

我们把海棠树叫作蜜梨楸树,它的花白中晕着浅浅的红、淡淡的粉、隐隐的紫,一点儿不显单调。只可惜村里的海棠树没几棵,很多人并未见过它的艳丽,就连它的大名也少有人知道,只叫它蜜梨楸树。蜜梨楸旁边是一片竹林,还有茂盛的柏树和高耸的桉树,在这些高大的树木中,它并不出众,可到了百花怒放的春天,枝头绽放的繁花却是那么地卓尔不凡。

爷爷的这棵蜜梨楸树长得格外高。小时候,我们总爱光着脚玩耍,夏天下过雨后,树皮平滑,我们便比赛爬蜜梨楸树。为了爬得高一点,我们会先助跑几步,借着惯性往树一冲,随即抱住树干,控制好身体,再一点一点往上爬,但因为树皮太光滑,我们总会在中途滑下来。即便没几个人能爬到树顶,我们还是乐此不疲地爬着蜜梨楸树。

夏天的蜜梨楸树,叶子是青幽幽的,浓密的叶缝里藏着小巧可爱的蜜梨楸果。这果子带长果小,熟得也晚。盼望着、盼望着,终于到了果子成熟的时节,可它们挂在高高的枝丫上,我们够不着,便只能爬到树上去摘。很多时候因为贪心,我干脆掰断一根结满果子的树枝,坐在树下慢慢吃。

有一回,爷爷看见我正在吃蜜梨楸果,便问我:“好吃不? 酸不?”我把一颗又大又红的果子递给他。爷爷咬了一口,很快就吐了出来,说:“这么酸,有啥吃头?”我嚼着果子答:“是有点酸,但是酸里头有甜啊!”“还是你们娃儿子家牙齿好,能吃这么酸的东西。”爷爷笑着摇摇头。

我还记得,海棠果成熟时,总有路过的人偷偷采摘。我每次撞见就赶紧跑过去制止。大人们不怕我,笑嘻嘻地说只是想尝尝,看好不好吃。我生气地说:“这又不是你们家的!”他们反倒振振有词:“好多过路的人都来摘,又不是只有我们!”我说过不过他们,干脆叉着腰瞪着他们。也许是被我较真儿的模样逗乐了,又或是被我的气势压倒了,他们只好讪讪地离开。我把这事告诉了爷爷,爷爷却笑了

散记

到新单位后,每日往返总得走郑梁梅大道,这段“绿波路”串联起我的朝出与暮归。来也是一个钟头,去也是一个钟头,起初觉得有些漫长,如今却成了每日的一份期许。

路是寻常的柏油路,笔直得坦荡。妙的是路两旁那两排行道树。它们那样密,那样直,像是凭空立起的两堵绿墙,将笔直的车道温柔地拢在怀里。

这绿,倒也不是呆板的一色。细细看去,便觉着那是一片流荡着的、深浅不定的绿波——水杉生得高,意气风发的,像是要耸到天上去;桂花树则矮墩墩的,团头团脑,一派憨实的模样;无花果树枝叶婆娑,叶子阔大而颜色浅淡,像绿手掌似的随风鼓掌;雪松是沉沉的

笑,说:“都是一个湾湾头的人,闹下他们就可以了,不要当真啥。”

香椿树

香椿树在我的家乡被叫作春天芽树。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形象,也可能是前人不知道它的本名,就直白地称它为春天发芽的树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母亲总念叨,正二三月是最难挨的光景,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天,柜子里的粮食已经所剩不多。不过也就是这个时候,春天芽树已经长出新芽了。

春天是找寻野菜的好时节。在长长的竹竿上绑一把镰刀,伸到春天芽树的枝头上,轻轻把它们割下来。新生的嫩叶轻轻一敲,就会整块儿掉下来。我们开开心心地把这些嫩叶拾回家,用清水洗过,切成小段,撒上盐腌一会儿,倒点酱油,拌点海椒面,再放点猪油,拌匀后就可以上桌解馋了。

看着家人吃得那么香,我也忍不住尝了一口,却全部吐了出来——对我来说,那味道过于新奇,实在接受不了。叔叔们鼓励我:“再吃点,多吃几次就习惯了,习惯了就是好味道。”三叔是个热心肠,又夹了些春天芽到我的碗里,我犹豫再三,又吃了起来。

正二三月里,家里几乎天天都吃酸菜熬红苕。拌春天芽里的盐味、酱油味,混着猪油的醇香、干辣椒的辛辣,都是那时我们最贪恋的味道。相比之下,春天芽那怪怪的味道实在是微不足道。于是我索性两眼一闭,喉咙一滚,把春天芽咽了下去。一口,二口,三口,渐渐地,我竟接受了春天芽那独特的滋味。三叔见状笑着问我:“现在是不是觉得这个味道香起来了呢?”我点点头:“是啊,它的味道很怪,也很特别。”不知不觉间,我开始沉溺于春天芽的味道了。

春天芽配着红苕酸菜下肚,那股怪怪的、又带着点鲜香的味道,就这样成了我记忆里最鲜活的春天的味道。

李子树

爷爷在自留地的北边种了好几棵李子树。小的那株姿态婀娜,大的两株枝繁叶茂,虽说数量不算多,但也有绿树成荫的感觉了。

在我们马家湾,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李子树。一到春天,整个村子就成了李子花

绿波路上的晨昏

刘敬文

墨绿,细碎的叶子层层叠叠地铺着,像是藏着无数幽深的旧梦;红叶石楠绿得正好的底色上顶着一层深红浅绛的芽儿,仿佛披着一件红色钩花的披风……最动人的,是它们随着时节变幻的容颜。有时,绿草地上会探出几朵粉紫的喇叭花,枝头缀满金黄的桂花,几片枫叶偷偷地染上酡红。

清晨,太阳从东方懒懒地爬起来。那光是清亮的,带着一股子新鲜的锐气,大喇喇地从前挡风玻璃照进来,暖洋洋地铺在脸上,有些晃眼,却也将一夜的沉倦都驱散了。这时候的车,便像一尾灵活的鱼,在拥挤的早高峰里悄悄地滑着。两旁沉默的绿墙,便成了列队的卫士,庄严地送我上班。偶尔看见穿着橘红色工服的



绿意盎然

李陶摄

的海洋。从沟底到半山腰,到处都是盛开的李子花。李子花洁白无瑕,仅有花蕊上有些淡黄色。上学时读到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,我总忍不住读成“千树万树李花开”。远远望去,李子花像白雪一般,和金黄的油菜花交相辉映,美不胜收。

那时候,总有照相师傅在李子花开的时候到我们村来,不少爱美的姑娘都要在李子树下留影,把青春靓丽的模样,定格在雪白的花海里。

花儿渐渐凋谢,这时候就要仔细看,才能在叶缝里发现小小的果实。我们日日盼望着,在吃了黄瓜和西红柿之后,李子终于红了。孩子们早就等得不耐烦了,天天跑到自留地来看李子,竟把湿润的土路踏成了干燥又平整的小径,真是应了“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”这句话。

爷爷种的那棵小李子树,不仅果实成熟得早,味道也好,于是我很早就对它们下手了。放学回来后,我坐在李子树的枝丫上,慢慢地吃李子。哪颗红了吃哪颗,任性得很。很多时候我还会在树枝上晃来晃去,那是孩童满足后无意识的动作。现在想来,那时的自己胆子真是大,李子树下就是别人家的稻田,万一摔下去准会变成落汤鸡!也许这就叫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吧。

那棵小李子树的果子,几乎被我吃光了。两棵大李子树的果子,则由爷爷打下来,背到街上去卖。但爷爷知道我们爱吃李子,不会把树上的李子打光。那些剩下的李子几乎都在树梢和挨近田里的位置,

我们仗着身姿灵活,将它们全部摘下,一一消灭。但那时我们总是不知足,觉得最好吃的李子肯定已经不在树上了,于是就去爷爷的背篓里找。趁大人们不在,我们悄悄钻进里屋,包上好多李子,躲到房后的竹林里慢慢吃。刚长熟的李子清脆可口,果肉和果核之间轻轻松松便能分离,我们叫它“脱核李”。

李子的价钱一般是五分到一角钱一斤不等。有天中午在学校吃了饭,我到街上闲逛,没想到竟然看见爷爷在路边卖李子。我过去叫他:“公公,李子好卖不?”他有些嗔怒地对我说:“辉娃,你跑到街上来做瓜子? 不好生读书?”我慌忙说:“我来买本子和墨水嘛。”爷爷相信了,问我需不需要钱,我小声说自己有钱,说完就赶紧跑回了学校。坐在明亮的教室里,我想到爷爷还在街上卖李子,而自己却不好好读书,感到十分惭愧,赶紧拿起课本认真读了起来。

后记

为了写这篇文章,我特意翻出电脑里保存的旧照片和视频,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。海棠树、香椿树、李子树早就没了踪影。唯有爷爷房前的一棵柚子树留存至今,虽已树龄老迈、树干空朽,却结着沉甸甸的果实。母亲说房前没了树的遮挡视线更开阔,可我心里明白,那些藏在树影里的年少记忆,只能在脑海中慢慢找寻了。

(作者单位: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检察院)

明的彩虹,悄悄挂在灰色的空气里。在红日大桥的最高处,迎着橘粉色的晚霞,和无数车一起向家的方向疾驰,那一刻,我觉得无比幸福。

于是,这每日两趟、一来一往的时间,便成了我生活中一道绝妙的缓冲。它从物理上,将我那被文件与会议占据的工作,以及被柴米油盐浸润的生活,清清楚楚地拉开了。

总有人讶异地问我:“每天开两个钟头的车,不累么?”我总是笑笑。他们不知道,这恰恰是我一日之中最自在的时光。在这移动的一方天地里,我什么都可以想,什么都可以不想。兴致好时,便放一曲轻音乐,让音符像清泉一般流过心田;或听一阵激烈的摇滚,将胸中的郁结荡漾了去。我也时常听鲁豫的访谈节目,蒙曼的《红楼梦》讲解,这些内容与车窗外这蓬勃的、生生不息的绿意相映成趣,别有一番滋味。这哪里是奔波呢?这分明是给自己的精神,寻了一处可以自由吐纳的桃花源。

(作者单位: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检察院)

非虚构作品展

“这是咱组教处活动室的钥匙,现在交给你管理。”入职政治部组织教育处,没想到首先接到的是一把钥匙。

我学的是民商法,满心期待在专业领域大展拳脚,没承想被分配到政工岗位。当处长郑重介绍部门牵头负责的“翼云沙龙”得名于枣庄市第一高峰翼云山时,我只当是寻常命名;当他把活动室的钥匙交给我,并嘱托我拿好这把最重要的钥匙时,我难掩几分失落。

随之而来的多是一些起草通知、会场签到、端茶倒水、跑跑颠颠……二十来平的小屋一度让我觉得束缚了拳脚,直到那场“翼云沙龙”的举办。“干检察就是办大案,这是我刚入职时的想法。实际上干得最多的工作,是柴米油盐,是山川湖河,是一老一小……”这次沙龙邀请的嘉宾是全国首批公益诉讼检察官、山东省滕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刘玲。从她的娓娓道来中,我了解到,从甘肃农家走出的她,大学毕业后便扎根滕州市检察院,从刑事检察到未成年人检察,再到民事行政检察,直至公益诉讼检察,一千就是23年。在她的讲述中,最打动大家的,是聚光灯之外的那些坚守:既有写工作笔记、手机24小时向群众畅通这样的“小事”,也有办理专案时蹬河沟、踩泥地、骑行167公里筛查河岸线的“苦差事”,更有总结点滴经验、为后来人铺路的责任担当。

“大气污染监控这个难题讲得太透彻了!”“下次活动我得提前占位,法院的朋友也想听一听。”沙龙结束后,很多同事意犹未尽。几位和我同批入职的同事羡慕不已:“没想到政工岗还能这么近距离接触模范,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!”这场沙龙让我第一次掂出手中钥匙的分量。我暗下决心,要在政工岗位上干出一番模样。

接访,是我在政工岗位接到的第二个硬任务。枣庄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服务中心的信访窗口,成了我的新“战场”。政治部主任特意叮嘱:“一张笑脸,一杯热水,主动招呼群众,态度永远是第一位的。”起初我在心里嘀咕,解决问题终究要靠专业知识吧?

那是个阴雨天,风又大,街上几乎没什么人。见一位裹着厚棉衣的老大爷在窗口徘徊,想起主任的叮嘱,我主动起身招呼,为他倒了杯热水。老人从塑料袋里掏出厚厚一沓材料,竟是写满了字的烟盒纸和皱巴巴的稿纸。原来,他和邻居因在田埂上种树起了纠纷,第一次争执中,他被邻居推搡致轻微伤,念及多年邻里情分选择了和解,双方却因田间地头的其他问题再起纠纷。我结合专业知识为老人分析问题,他听得十分明白,却总把话头引向邻里关系、乡村恩怨的“细枝末节”。我忽然意识到,老人或许不只是想咨询法律问题,更需要一个倾诉的出口。于是我耐心倾听他的讲述,适时肯定他说的“理”,不知不觉间竟和他聊了三个小时。“人活一口气,这些话说出来好受多了。”老人带着释然的笑容离开了。

“竟然接住了老信访。说!你往白开水里加了啥秘方?”老人走后,其他窗口的同事围过来开玩笑。能放啥,还不是听了主任的交代,尊重人,关心人,理解人。不过,这把钥匙还真是管用。参加山东省“四进”工作(进企业、进项目、进乡村、进社区),是我面临的第三个挑战,也让我在增历练、长才干的过程中收获了成长路上的第三把钥匙。菏泽定陶距离单位200公里,虽未出省,却是全新的环境,我满怀热情。但连续三周,无论是调研走访还是暗访摸排,即便笑脸相迎、虚心请教,也总难获得有效信息。焦灼之时,工作队里一位来自山东省司法厅的老政工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。他留着利落的板寸,穿一身洗得褪色的衣服,一口方言格外亲切。他去村里调研,说的竟是地道的定陶方言。看似天南海北地拉家常,聊到投机电处,顺势切入调研话题,最终总能满载而归。

深受启发的我,也开始现学现卖定陶方言:“大清起哩忙啥来,俺帮恁可中……”说得蹩脚,总还得调研对象哈哈大笑,却瞬间拉近了距离。从方言里的一个“中”字开始,我摆脱了问题清单的束缚,调研越来越顺畅。后来,我不仅被选任为工作队联络员,离队时还获评“优秀工作队员”。

如今,离开定陶已半年,我重新回到“翼云沙龙”,再次拿起那把活动室的钥匙。此刻,手握这把钥匙,我满怀珍惜与笃定。

(作者单位:山东省枣庄市人民检察院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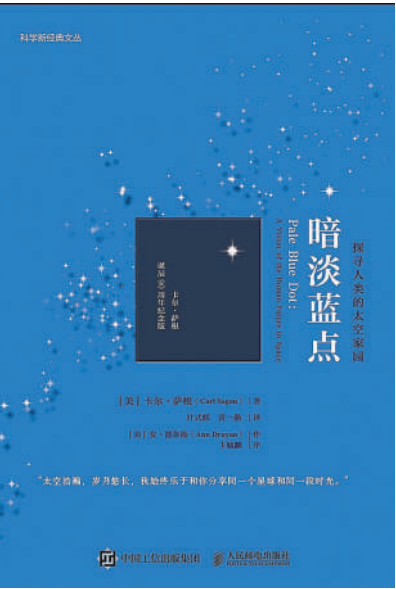
本文作者拍摄的星轨图

心头:“有两种东西,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,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赞叹和敬畏就越历久弥新:一是我们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,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。”立于静夜,仰望星河,我对此感同身受。在绝对的浩瀚面前,个体的情感被稀释,却又有一种更广大、更沉静的情感缓缓注入心间。

这份对星空的热忱,从未随时光流逝而淡去。无论后来身在何处,工作如何繁忙,我总会抽出一个夜晚,

驱车前往远离尘嚣、人迹罕至的郊野或山间。架起相机,接上快门线,对焦,设定参数,然后——按下那个开始键。三十秒后,快门“咔嚓”一声轻轻闭合,屏幕上映出刚刚捕捉到的、那片深邃的璀璨。每一次,我都会像第一次看见时那样,心头泛起最原初的、孩子般的欣喜。仿佛那扇通往浩瀚星空的门,又一次,为我轻轻打开了一条缝隙。

(作者单位: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检察院)



文中提到的著名照片“暗淡蓝点”,由享誉全球的美国天文学家和科普大师卡尔·萨根命名。本书是卡尔·萨根60多年来出版的科普名著,其主题关系到人类生存与文明进步的长远前景——在未来的岁月中,人类如何在太空中寻觅与建设新家园。